

# 春节：民族的心结，亲情的驿站

“糖瓜祭灶，新年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婆子要吃新年糕，老头子要戴新呢帽。”这首北方广大地区流行的年节歌谣，生动地传递着那时民众盼望新年的热切心情。

当今的春节也许没有往昔隆重，但它依然是中国人的第一大节日。君不见，春运期间，交通线上人如潮涌，城乡之间上亿人次的人口大移动，构成了当代中国节日民俗一大景观。“一年不赶，赶三十晚”，回家的路虽然漫长，可返乡的热情丝毫不减。一首《常回家看看》，唱出了多少游子的心声。回家的感觉真好，那里有妻儿老母、兄弟姐妹，还有祖先的坟墓、熟悉的乡土。一旦到家，就在亲情的滋润中。路上的辛劳与烦恼也就烟消云散。回家不单意味着亲情的聚会、礼物的馈赠，重要而深刻的是经历一次精神的洗礼与更新。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节日民俗也在变化，有人说：“过年不就是吃吗？我们现在天天过年”；也有人：“过年越来越没有意思，鞭炮不能放了，娱乐只剩下

一台春节晚会了”，物质生活丰富了，却找不到过年的感觉，人们失去以往盼望过年的激动。旧时的热闹与温馨在哪里？人们在寻找，在思索，有时迷茫，我们还需要春节吗？答案是肯定的，不仅需要，而且应该！人们的抱怨与牢骚不正体现着他们的精神渴求？！

一种事物是否为人们接受、认同，就看它是否具有认知的价值与生活的意义。春节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现象，说它特殊，因为它不像普通的物件，可以简单替换。我们可以轻易地脱下长衫，换上西装，但很难改变我们的肤色、语言与思想。春节也一样。

春节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与传承中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文化传统。春节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积淀，是亿万中国人情感的聚合，在中国人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结。对于不能回家的人来说，有一种漂泊的失落感。有一句唐诗很能透露这种心情：“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旧时北京人过年时要吃荸荠，荸荠谐

音“必齐”，说的就是亲人要新年团聚，没回来也要给他摆一双碗筷。在许多地方，年夜饭的餐桌上必定有鱼、肉做成的丸子以及其他象征团圆安乐的菜肴。人们在年夜饭中更看重的是亲情与团聚，这是一年一度不可或缺的精神聚餐。

人是群居的社会动物，除了一般的生理满足外，还要寻求文化的归属与心灵的安顿。在信奉耶稣基督的西方社会，人们以圣诞节作为最盛大、最神圣的节日，并在节日仪式中获得精神愉悦。中国人的春节与西方的圣诞节有着同样的文化功用，只是春节更富于人世伦理色彩：奉祀家族祖先，亲人聚会欢乐，人们的精神在亲情的浸润交融之中得以升华。

如果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是三百六十五里路的话，那么春节就是一个重要的驿站。人们一路的辛劳，一路的喜悦，都汇聚在这一时间驿站中。人们用团年、贺年、拜年等年节仪式活动，传达着亲情、友情与恋情，团聚着家人邻里，这是何等温馨与幸福。今天是网络化时代，同时也是陌生化的时代，我

们的民族需要一个亲情汇聚的节日，春节作为极具精神价值的文化传统，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映射出异样的光芒，光明而温暖。

春节作为民族文化遗产，不仅需要呵护、珍视，更重要的是要善于经营。春节的变化正在发生，民俗的传承是当务之急。我们应该重视具体的年节民俗事项，正是春联、年画、鞭炮、龙灯、狮舞、团年饭、拜年、庙会、社火、压岁钱、年节礼物等等年俗营造了年节的气氛。

传统民俗活动，往往可以为人们带来浓浓的年味。春节是民众一年一度情感、愿望的释放日，有关部门应该尽量创造条件，让大家进入超乎日常的民俗活动“狂欢”状态，让旧年的郁闷、压抑，在送旧的鞭炮声中随风而逝；新年的期望、新年的祝福循着迎春的鼓点落入人们的心田。

在面对传统的时候，我们最好多一份

敬畏，用我们的身心贴近传统，去感受、体味春节民俗中的温馨，同时，我们也要对春节民俗进行意义的阐释，让春节在更多人的心中得到滋养。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坚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在文化多样性中闪现出民族文化的光彩。在物质生活上，我们已经与西方世界非常接近，在精神上保持独立则是当今时代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的要求。圣诞老人固然可爱，但祖先对于我们来说更加亲切。

(萧放)



## 以春节的名义靠近亲情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之间，春节又一次翩然而至。古人常云：“人情重怀土，飞鸟思故乡。”

确实，每逢年关，亲情总会流淌于每个中国人的情愫之间。

是什么样的思绪在安静的夜晚悄悄泛开，那一点牵挂便涨满心房？是什么样的感动在瞬间掠过，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回忆？是祖父粗糙的手掌，是外婆慈祥的笑容，是不苟言笑的父亲的脸，是母亲没没了的叮咛，是兄弟姐妹互相争吵嬉闹的画面……一张张平凡如水的剪影沉淀在岁月之河的深处，成为生命中最难忘的感动——亲情。

亲情是什么？亲情是一种牵挂，是一种没有任何条件的牵挂，是一种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暗淡的牵挂。亲情的牵挂是饭桌窗前的开心谈笑，是柴米油盐间的琐碎细腻；是满怀爱意的一个眼神，是求全责备的一声抱怨；是离别后辗转的回味，是重逢时相对无语的瞬间。常常一个简单的电话，一句平常的问候，都是对亲情

牵挂最生动的演绎和诠释。

亲情是思念，也是行动。和亲人们在一起生活，一起度日，共同承受命运赐给的一切幸福与不幸。在对于亲人的情与爱中，最根本的是给予和奉献。奉献的不仅是财物和生命，还有智慧和慈悲。亲情血液于水，它让亲人之间所构成的生命共同体获得了生长的力量。

然而，这些年，每逢春节，总会听到人们一种淡淡的遗憾：过年不如以前热闹了，年夜饭也不香了……一句话，年味淡化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亲情的淡化。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我们在为了生存、为了富裕而日夜打拼的同时，亲情也日渐成了如惊鸿一瞥般掠过心头的感觉，不再那么甘甜，那么浓烈，乃至麻木而遗忘了。而其实，我们不仅需要物质的富裕，更需要精神的滋养。须知，亲情，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亲情，才是社会和谐家庭幸福的根本。

(彭富春)



过去的春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融入了无限的留恋、回味和憧憬。但在现在，中国人该如何过春节呢？

中国的春节，是最具文化内涵和传统魅力的节日，也是最有凝聚力的一个节日，尽管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这一节日在城市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韵味，但在农村，这几千年延续的文化仍显示着它的生命力。那里有小山村的静谧，有黄土地的厚重，有春节神秘温馨的气氛，有严肃庄重的礼仪和浓烈醇厚的人情味。而生活在城市的人则像断了根的浮萍一样在社会中漂流，因此人们心中始终有着一一种寻根的冲动。有这种感觉的恐怕也不只我们当代人，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社戏》都深刻地融化着这种心情。

如果单从过春节来看中国的文化，那么，中国的文化是再细致不过了，每年一进入腊月，就掐着指头算过年。腊月初八，要吃腊八粥。好不容易到了腊月二十三，要吃祭灶饼，用麻糖粘住老灶爷的嘴，送老灶爷上天。接下来就是杀猪宰羊，置办年货，买新衣，购新帽，全家人屋里屋外大扫除，扫掉一年到头的晦气。剃头要赶在二十七，“二十七，剃精细；二十八，剃像

瓜”。贴对联可是很讲究的，“二十八，贴年画”，大门、二门、屋门要贴啥，墙上、树上、牛槽上、米面瓦罐上要贴啥，祖宗牌位边、土地爷、老天爷边要贴啥，全都乱来不得，规矩可多了。年前几天，大人们就忙着做各种各样吃的东西。先是蒸，蒸糖包、豆包、菜包、枣花馍，蒸出龙、凤、谷仓、麦堆等等等等；次是炸，炸油条，炸丸子，炸“假玉”，有红薯做的，有小米饭做的，有粉条做的，有豆子做的；后是包，主要是包饺子，饺子的花样可不少，有素的，有猪肉的，有羊肉的，有把里面包上硬币的，吃到的人是最有福气的。

经过这一番忙碌，终于到了除夕之夜，俗称大年三十。一家人闲下来，围着火盆坐在一起，开始熬年夜。从家事年景到天下大事，拉家常，话人生，东家长，西家短，直熬到小孩子们困倦打盹。第二天鸡叫头遍就响起了鞭炮声，大人们早早打开大门，叫做“开门进宝”。各

家父母再三嘱咐小孩，不能乱问，不能多说话，免得说出不吉利的话，这更增添了一种庄重肃穆的气氛。早晨要先做好供品，端到列祖列宗面前，小孩跟着大人一起跪下磕头。还要供奉天地全神，包括老天爷、土地爷、灶王爷，还有老关爷、观音菩萨等等，凡是与人命运沾点边的，都要照顾周到，祈保一年到头全家平安。

大年初一，主要是向长辈们拜年，除了自己家的父母、祖父母之外，依次有家族的近支远门，三爷家、四奶家、五叔公家等等，小孩子们高兴的是可以得到压岁钱。刚过门的新媳妇要按照亲疏远近去认门，当然也免不了户户请吃，直“吃”得新娘子笑口难合。

初二到初四五，是走亲戚的时间。闺女回娘家，外甥看舅舅，三乡五里，路上行人如织，穿梭般往来于山青水秀之间。春节的身影还没走远，元宵节又飘着雪花赶到了。漫天飞舞的洁白的雪花，伴着红艳

的灯笼，红艳的对联，再加上孩子们花花绿绿的衣服，融合成一幅“农家喜庆图”。乡民们舞狮子，耍龙灯，踩高跷，跑旱船，游村串乡的小货郎叫卖着“吹糖人”、“琉璃响”、“猴上树”等，新年过后的一个大正月就这样踏着欢乐匆忙的脚步走去了。

中国传统的春节给了人们一份浓得难以化开的情，一种经年酿造的浓厚的味。这就是生养我们的“文化之根”。传统的春节，融入一种文化的意境、文化的象征，并担负起一种文化的功能：一是辞旧迎新，打上一个人生的结，分开过去和未来；二是祭祀，缅怀祖宗之德，承继先人之志，融通天地万物，祈盼人生幸福；三是宗亲礼仪往来，安排人生秩序，联络世代亲情，找到个人定位，担负社会责任；四是民间娱乐，扩大社会交往，播撒传统文化，渲泄感情之波，体味生活之乐。

春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

体，代代相传，沉淀下厚重的含金的矿藏。宋代王安石曾作《元日》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文化的质是历千年而不变的。

在城市生活久了，常听人们说：现在的春节越越没劲了。从生活水平上说，年景是越越好，可是，春节的过法似乎少了些什么。现在城市过春节，于匆忙的快节奏中越来越简单化，剩下的只是休闲娱乐和探亲访友。特别是电视这个“魔箱”闯入人们的生活，春节这个多么丰富惬意的人生旅途都被这个“怪物”侵占了，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只是走马灯似的联欢会。春节失去了它的质，留下的只是形。

如果说在过去，每个人都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上的一环，是社会网络中一个固定的纽扣，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脚踏实地地安顿自我；那么到了现代城市社会，一个人则变成了茫茫人海中的一粒沙子，一个匆匆人流中的过客，一个断了根而四处漂流的浮萍，渐渐地失去了自我。我们什么时候能重新绘出一道风景，连接过去和现在，架起一座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桥，重铸一个金色的春节！

(肖杰)

## 春节：一份浓浓的亲情